



世界经典名著

欧·亨利小说选

(上)

[美] 欧·亨利 著

董 义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警察和赞美诗 .....	员
苹果带来的迷惑 .....	怨
活期贷款 .....	苑
公主与美洲狮的故事 .....	獠
托拉斯的破产 .....	瀾
催眠术家杰夫·皮特斯 .....	缘
生死之交 .....	纒
婚姻说明书 .....	逆
比绵塔薄饼 .....	愿
索利多牧场的卫生学 .....	怨
饕餮姻缘 .....	员怨
财神与爱神 .....	员怨
没有结尾的故事 .....	员愿
经纪人的浪漫史 .....	员苑
名不符实 .....	员缘
提供带家具的房间 .....	员怨
隐患 .....	员愿
用心良苦 .....	员源
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 .....	圆员
第三样配料 .....	圆苑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	圆圆
夤缘奇遇 .....	圆员
毫发不爽的婚姻学 .....	圆愿

## 警察和赞美诗

苏贝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条凳上，辗转不能睡着。当夜晚雁群引吭而过，当没有貂皮大衣的女人对她们的丈夫亲热起来，或者当苏贝躺在广场的长条凳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你就可以断定冬季已经临近了。

一片枯叶飘落在苏贝的膝头。那是杰克·弗罗斯特的信笺。杰克对麦迪逊广场的老住户倒是关心备至的，每年来临之前，总要预先打招呼。它在十字街头把它的信笺交给北风——“幕天府地别墅”的门房——这样露宿的居民就可以有所准备了。

苏贝意识到，为了应付眼看来临的严冬，由他来组建一个单人筹备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他在长条凳上反复不安。

苏贝对于冬眠当然没有什么奢望。他根本不敢想到地中海的温暖，或南方让人昏昏欲睡的阳光，更没有想到在维苏威海湾的游泳。他神往的只是到岛上去住上三个月。三个月食宿不愁，既能摆脱玻瑞阿斯和街头巡警的骚扰，又有意气相合的朋友共处，在苏贝的头脑中，再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成了他的冬季寓所。正像那些比他幸运得多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乘车船到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去避寒一样，苏贝也得为他一年一度去岛上的迁徙作最低限度的准备。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昨晚，在那古老的广场里，他睡在喷水池旁边的长条凳上，用了三份星期日的

— 员 —



加刊报纸，把它们衬在衣服里，遮着脚踝和膝盖，可还是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因此，布莱克韦尔岛在苏贝脑海里及时涌现出来。他不屑于接受那些以慈悲为名替地方上露食者准备的布施。在苏贝看来，法律要比慈善更为仁慈。他可以去的地方有得是，市政府办的、慈善机关办的，他可以谋得食宿，满足简单的生活要求。偏偏对苏贝这种生性高傲的人来说，慈善的恩赐是行不通的。从慈善家那里得到一点好处，虽然不要你破费什么，却要你付出精神上的屈辱。凡事祸福相倚，要睡上慈善机关的床铺，就不得不洗个澡；要吃上一块面包，你个人的隐私也得被刨根问底。因此，还是法律那头来得痛快，它虽然铁面无情，照章办事，毕竟不去过分干涉一个男人的私事。

既然去岛上的主意已定，苏贝就着手准备实现他的愿望。简单易行的办法倒有不少。最愉快的莫如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大模大样地享用一顿；然后声明自己身限分文，这样就可以安安静静，和和气气地给交到警察手里。其余的事，该有一个通情识趣的地方法官来安排。

苏贝跳下长凳，踱出广场，穿过了百老汇路和五马路交叉处的一条平坦的柏油路面。他拐到百老汇路上，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饭馆前站住，那里每晚流淌着上好的美酒，充斥着华丽的衣服和有头有脸的人物。

苏贝对自己上身的妆扮有点信心。他刮过胡子，上衣还算体面，感恩节时一位女教士送给他的那个有活扣的黑领结也很干净。只要能走到饭馆里坐在桌子边上而不引起疑心，他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坦露在桌面以上的部分大概不至于使侍者起疑。一只烤野鸭，苏贝想道，也就够意思了——再



要一瓶夏勃立酒，坝曼贝乳酪——一小杯咖啡外加一支雪茄。雪茄一块钱一支的就行了。账单上的总数不要大得招致饭馆老板的狠毒报复，同时野鸭肉也能让他在去冬季避难所的路上回味饱食的快乐。

可是，苏贝刚踏上饭馆门坎，领班侍者锐利的眼光就扫到了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上。粗壮而麻利的手把他旋了一个转身，一声不响而迅速果断地把他撵到人行道上。这就挽回了那只险遭暗算的野鸭的不体面的命运。

苏贝离开了百老汇路。到那理想之地去，要采取满足口腹之欲的办法看来是行不通了。要进监狱，还得另辟蹊径。

六马路的街角上有一家铺子，玻璃橱窗里陈设的漂亮的商品和柔和的灯光很惹眼。苏贝抓起一块大圆石，砸碎了那块玻璃。人们从拐角上跑过来，为首的正是一个警官。苏贝站住纹丝不动，双手插在兜里，当他看到警察的铜纽扣时，禁不住笑了。

“砸玻璃的人在哪儿？”警察气喘吁吁地问道。

“难道你不觉得我可能跟这事有关吗？”苏贝说，语气虽然带些讥讽，态度却很和善，他马上就是一个交上好运的人啦。

警察根本没把苏贝当回事。砸橱窗的人总是拔腿就溜，哪有傻站在那儿跟警察耍贫嘴的。警察看到半条街前面有一个人跑着去赶乘一辆街车。他抽出警棍，追了过去。苏贝大失所望，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两次都不顺手。

街对面有一家不怎么豪华的饭馆。它迎合着胃口大而钱包小的食客。它的盘碟和气氛都很粗拙；它的汤和餐巾却极稀薄。苏贝跨进这家饭馆，他那罪孽深重的鞋子和暴露了隐



秘的裤子幸好没有被人注意到。他找了个位子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以及馅饼。然后他向侍者说明真相，坦白一个子儿也没有。

“现在，快去找警察来，”苏贝说，“别让老子久等。”

“对你这种人不用找警察。”侍者的声音像奶油蛋糕，眼睛像曼哈顿鸡尾酒里的红樱桃。他只喊了一声：“嗨，骗子！”

两个侍者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地把苏贝叉出门外，将他左耳贴地摔在坚硬冰凉的人行道上。像打开一把木工曲尺似的，他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惆怅地拍去衣服上的尘土。被捕仿佛只是一个美妙的梦想。那个岛好像非常遥远。隔了两家店铺远站着的警察，笑了一笑，走到街上去了。

苏贝又走过了五个街口之后，才重新鼓起勇气再去追求被捕。他天真地盘算着，这次是十拿九稳，不会再有什么闪失的了。一个衣着朴实，颇有韵味的少妇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旁，出神地盯着刮胡子用的杯子和墨水缸。离橱窗两码开外的地方，一个大个子警察神气十足地靠在消防水龙头上。

苏贝决心扮演一个下流的、追逐风情的浪子。他的受害者外表娴静文雅，而忠于职守的警察又近在咫尺；他有充分理由相信，马上就能爽爽快快地给逮住，保准可以在岛上的小安乐窝里逍遥过冬啦。

苏贝把女教士送给他的活扣领结拉拉板正，又把皱缩进衣袖里面的衬衫袖管拽出来，孤芳自赏地把帽子歪戴在额头，向那少妇身边蹭过去。他对她挤眉弄眼，嘴里哼哼叽叽，嬉皮笑脸地做出浪子种种色胆包天、叫人恶心的模样。苏贝从眼角里瞟到警察正牢牢地盯着他。少妇后退了一步，

— 源 —



依旧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些刮胡子用的杯子。苏贝凑上去，大胆地走近她身边，抬起帽子说：

“喂，美人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逛？”

警察仍旧盯着。受到无礼纠缠的少妇只消举手一招，苏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被送到他的安身之岛去了。在想象中他甚至已经感到了警察局的温暖舒适。少妇扭过头来望着他，伸出手，抓住了苏贝的衣袖。

“当然啦，朋友，”她高兴地说，“只要你愿意请我喝啤酒。不是警察盯着的话，我早就去招呼你了。”

少妇像长春藤攀住橡树般亲密地偎依在苏贝身旁。苏贝心情阴郁地，走过警察身边。他似乎注定是失败的。

一拐弯，他甩掉了同伴，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一个地方，那儿夜晚有最明亮的街灯，最愉快的心情，最轻率的誓约和最轻松的歌声。披裘皮的女人和穿厚大衣的男人兴致盎然地顶着寒气来来往往。苏贝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是不是一种可怕的魔力使他永远不会再被逮捕了呢？这个念头带给他一些惊惶。当他再次见到另一个警察神气活现地在一家灯火通明的戏院门前巡逻时，他最后想起了那个穷极无聊的办法——扰乱治安。

在人行道上，苏贝开始憋足劲尖声叫喊，说一些乱七八糟的醉话。他手舞足蹈，大吵大闹，想尽花招搅得天翻地覆。

警察玩弄着警棍，转过身去，背对着苏贝，向一个市民解释说：

“那是个耶鲁大学的学生，他在庆祝这个赛季哈特福德学院吃了一个鸭蛋。虽然闹得有点过火，可是不碍事。我们

— 缘 —



接到命令，不必干涉。”

苏贝悻悻地止住了那白费气力的瞎嚷嚷。警察再也不来碰他了吗？在他的头脑中，那个岛简直是越来越飘渺的阿卡狄亚了。他扣好单薄的上衣来抵御刺骨的寒风。

在一家雪茄烟店里，他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正在使劲地点雪茄。那人进去时将一把绸伞靠在门口。苏贝跨进门，拿起伞，不慌不忙地扬长而去。点烟的人慌忙追了出来。

“那是我的伞。”他厉声说。

“哦，是吗？”苏贝冷笑着说，“在小偷的罪名上再加上侮辱人格，那么，你为何不叫警察呢？不错，是我拿走了你的伞！你干吗不叫警察？拐角上就现成一个。”

伞主人的脚步迟疑了。苏贝也走慢了，同时预感到命运会再度跟他开玩笑。拐角上的警察好奇地望着他们俩。

“当然，”伞主人说——“说起来——嗯，你理解这一类误会是怎么发生的——如果这把伞是你的，请你千万别见怪——我是今天早晨在一家饭馆里捡到的——如果你已认出是你的，那么——请你——”

“当然是我的。”苏贝几乎是怒不可遏地说。

伞的前任主人走开了。警察赶过去搀扶一个穿晚礼服的高个子的金发女郎，送她穿过街道，以免一辆还在两个街口以外的车子撞上她。

苏贝往东走过一条因为修路而翻掘得坑坑洼洼的街道。他忿忿地、绝望地把伞摔进一个坑里。他诅咒那些头戴铜盔、手持警棍的人。他一心指望他们来收捕他，而他们却把他认作一个一尘不染的帝王。

最后，苏贝走到一条通向东区的路上，那里灯光黯淡、



远离嘈杂声。他的目的地是麦迪逊广场，因为他不由自主地还是想回家，尽管那只是广场上的一条长凳。

但是当苏贝走到一个异常幽静的街角上时，不知不觉地站了下来。这儿有一座不很规整的，有着三角墙的，古色古香的老教堂。一线柔和的灯光从紫罗兰色的玻璃窗里透射出来。很显然，教堂的风琴师为了给礼拜日唱赞美诗伴奏正在练习。悠扬的乐声飘进了苏贝的耳朵，使他倚着螺旋形的铁栏杆而心醉神往。

天上的月亮皎洁肃穆，车辆和行人很稀少，冻雀在屋檐下低婉迷糊地啁啾——这种境界让人不禁想起了乡村教堂的墓地。风琴师弹奏的圣乐把苏贝吸引在铁栏杆上了，因为当他的生活中还有母爱、玫瑰、雄心、朋友、纯洁的心怀和体面的衣着这类东西的时候，赞美诗的曲调对他来说曾是很熟悉的。

这时，苏贝敏感的心情受老教堂环境的影响，使他的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他突然憎恶起他所陷入的深渊，那是堕落的生活，卑劣的欲望，破灭了的理想，残缺不全的才智以及支持他生存的低下动机。

刹那间，他的内心对这种油然而生的新感受起了深切的反应。一股骤然而强大的冲动推动他要向坎坷的命运搏斗。他要把自己拔出泥淖，他要重新做人，他要重新征服那已经控制了他的邪恶。一切都为时不晚，他算来还相当年轻，他要唤醒当年热切的志向，明确地努力追求。庄严而亲切的风琴旋律使他内心深处有了转变。明天他就到繁忙的市区去找个工作。有个皮货进口商曾让他去赶车的。明天他就要去找那个人，申请那个职务。他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男子汉。他



要——此时，苏贝觉得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胳臂上。他吃惊地扭过头，看到了一张警察的大脸。

“你在这儿干什么？”警察盘问道。

“没干什么。”苏贝回答说。

“那么跟我走。”警察说。

第二天早晨，法官宣判：“在布莱克韦尔岛上监禁三个月。”



## 苹果带来的迷惑

出了乐园城二十英里，离日出城不到十五英里时，车夫比尔达·罗斯勒住了马。鹅毛大雪下了一整天。地面上的雪已八英寸厚。剩下的路程差不多都是狭窄崎岖的山脊，即使白天走马车也都令人提心吊胆。在大雪和夜色里，再往前赶路根本不可能，比尔达·罗斯这样说。因此，他喝住了四匹健壮的马，把他那明智的结论告诉给五位乘客。

法官梅尼菲立刻跳下马车。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好像茶具中的银盘子一样，毋庸置疑的处于领导的和显要的地位。在他的带动下，三个同车的乘客也下了车，准备随时去探路。谴责，反对，屈服，或者继续上路，全凭他们头儿去发号施令了。第五个乘客是位年轻妇女，她留在车里没有下来。

比尔达把马车停在第一道山脊的凸起部。山路两边是高高低低的黑色木栅栏。离那道较高的栅栏五十码远，有一幢小房子，在茫茫白雪中像是一块黑斑。梅尼菲法官和他的部下由于下雪和紧张，孩子似地闹闹嚷嚷地跑向那座房子。他们叫喊，敲打门窗。屋里寂静的冷淡使他们感到不耐烦，他们便向不甚牢固的障碍物发起进攻，硬闯了进去。

呆在马车上的人听到那座被入侵的房子里传出碰撞声和喊叫声。不多久，里面映出了颤动的火光，越来越旺，渐渐烧得明亮欢快。接着，兴高采烈的探险者们在大雪里跑回来。差不多梅尼菲法官宣布他们有救了，他的声音比小号还响亮，可以和管弦乐队的音量相比。他宣布，那座屋子只有一个房间，没人住，也没有家具；但是有个大壁炉，他们还

— 怨 —



在后面的披屋里发现许多砍好的木柴。这一来，临时下榻和取暖就有了保证。让比尔达放心的是，房子旁边还有一个马厩；虽然年久失修，但还凑和能用，阁楼上还有干草。

“先生们，”在驾车位上用大衣和毛毯裹得严严实实的比尔达喊道，“替我把栅栏上的木板卸下两块，我就可以把马车赶进去了。那是雷德鲁斯的小房子，我本来就料到我们准在它附近，雷德鲁斯八月份被送进疯人院了。”

四个乘客向积雪的栅栏扑去。马匹在喝赶声下把车子拖上斜坡，拉到了那座被仲夏的疯狂夺去了主人的建筑物的门口。车夫和两个乘客开始卸马。法官梅尼菲打开车门，脱下帽子。

“加兰小姐，我必须说明，”他说，“我们不得不中止旅行。车夫断言，晚上赶山路的风险太大，简直不容考虑。我们只好在这座房子里住一晚。除了暂时的不便外，希望你不必有所顾虑。我亲自检查了整个房屋，发现起码有避寒的条件。我们一定尽可能地照顾你，让你觉得舒服。现在请允许我扶你下车。”

这时，另一个乘客走到法官身边。他在小巨人风车公司里工作，姓唐武迪，不过姓什么并没有多大关系。在从乐园城到日出城的短短旅途中，旅客们勿需十分清楚彼此的名姓，即使一无所知也无所谓。然而，想同法官麦迪逊勒·梅尼菲平分秋色的人理应有一个名誉之神挂上花环的姓名。此时，这个靠风吃饭的人高声轻快地说：

“看样子你得下车啦，麦克法兰太太。这座小房子当然不能跟帕尔默大饭店相比，不过可以避一避风雪，走的时候也没人检查你的手提箱，看你是否带走他们的匙子当了纪念



品。我们已经生了火，我们会把你照料得舒舒服服，决不让你的脚受寒气，我们会赶跑耗子，总之，一切没问题。”

有两个乘客早已叫马、马具、风雪和车夫比尔达·罗斯的带挖苦的命令搞得晕头转向，其中一个在忙乱的义务劳动中不耐烦地嚷道：“喂！快把所罗门小姐送进屋里去，行吗？嗨，嗨！该死的畜牲！”

让我们再啰唆几句：从乐园城到日出城这么短的路程中，准确的姓名完全是多余的。当梅尼菲法官向那位女乘客自我介绍时（他的年龄和声望允许他这样做），她只是娇声报了一个姓，其余的男乘客根据本人的听法，有了不同的理解。在那样一种油然而生的略带妒忌的竞争状态下，各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解对女乘客而言，如果重新声明或澄清，或者会被人误解为想获得更深一步的交情，或者会显得斤斤计较。因此，她大度地让人家称呼她加兰，麦克法兰，或者所罗门，并没有表示出不满。从乐园城到日落城总共不过三十五英里。在如此短的旅程中，以“流浪的犹太人”的手提包起誓，“旅伴”这个称呼已经够了。

没多久，这一小伙“旅伴”就在熊熊的炉火前快活地坐成个半圆。马车上的毯子、座垫和其他能取下的东西都派上用场了。女乘客在壁炉侧边的一端就座。她雍容华贵地坐在那儿，就像登上了臣民们为她准备的宝座。她的御座是马车座垫，靠背是空木箱和空木桶，并在上面蒙了毯子，以挡住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寒气。她那双穿着暖和的鞋袜的脚伸向暖人的炉火。她的手套已经脱去，但脖子上仍旧裹着一条毛皮的长围脖。摇曳的火光映着她那半掩在围脖里的脸——一张年轻的、充满女性娇媚的脸蛋。她眉目清秀，安详宁谧，



那里面流露着对天生丽质的美貌的自信。骑士精神以及男子气概争着讨她的欢心，使她无比自豪。她似乎也默认了他们殷勤——却不像那种受到追求和照顾就轻佻的女人，也不像那些受宠若惊的女人那般顾影自怜，当然也不像牛接受干草时那样漠然无动于衷，她的表现同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完全一致——就像百合花摄取那注定要使它清新的露珠时的情形。

屋外狂风怒号，细雪从缝隙里钻进来，寒气袭击着六个落难者的脊背。尽管如此，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讨厌那晚的风雪。法官梅尼菲成了暴风雪的律师，他特别卖力地为气候辩护，他要让那些待在寒冷的陪审席上的伙伴相信，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一个玫瑰遍地，微风徐徐的凉亭。而且他说出许多逗趣的奇闻轶事，虽然欠庄重，可是颇受欢迎。他的兴致不可抗拒地传染了别人。大伙赶紧各显本事，来增进欢乐的气氛，甚至那位女乘客也被感染了。

“我认为这样相当可爱。”她说，声调柔缓而清脆。

每过一会儿，总会有一个乘客站起来，兴致勃勃地探索一下这间屋子。可是，雷德鲁斯住过的痕迹似乎已经找不到了。

大伙纷纷要求比尔达·罗斯讲讲这个隐居狂人的故事。现在，车夫的马匹已经安置停妥了，他的乘客们既然已经定了心，他自己便也恢复了平静与礼貌。

“那个老东西，”他很不尊敬地开始说，“把这座房子糟蹋了二十年光景。他从不许人家走近。每当马车经过时，他总是缩回头，砰地关上门。显而易见，他脑瓜子里出了毛病。他向来在小泥口的山姆·蒂利的铺子里买食物和烟草。八月里一天，他披了一条红毯子跑到那儿，对老山姆说，他



就是所罗门王，还说示巴王后要来看他了。他把所有的钱都带去了——满满一袋子银币——把它扔进了山姆的水井。‘要是她知道我有钱，’雷德鲁斯老头对山姆说，‘她就不会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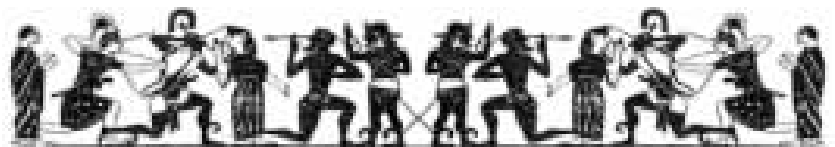
“人们一看到他对女人和金钱有了那种看法，就毫不怀疑他已经发疯了，因此就把他送进了疯人院。”

“他生平有没有什么浪漫史，使得他过上这种孤独的生活呢？”一个开代理行的年轻乘客问道。

“没有，”比尔达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或者不过是普通的一类小麻烦。据说他年轻时，在他犯红被子病，丧失了自己的经济资格之前，他和一位年轻小姐有过不幸爱情之类的事儿。浪漫史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啊！”法官梅尼菲声情并茂地说，“真相大白，一件单相思的案子。”

“不，先生，”比尔达接口说，“不完全这样。她根本没同他结婚。乐园城的马默杜克·马林根有一次碰到从老雷德鲁斯老家来的人。他说雷德鲁斯原是一个很不赖的小伙子，不过如果你碰巧踢到他的口袋，你听到的不会是钱币声，而只是他的袖扣和一串钥匙的叮当声。他跟那位年轻小姐订过婚——她大概是叫艾丽斯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据说她是人们会抢着为她付车钱的那种姑娘。嗯，后来镇上来了一个有钱而气派的小伙子，他有马车、矿山股票和时间。艾丽斯小姐虽然已经名花有主，可是仍然和那新来的家伙来往频繁。他们互相拜访，还经常一起去邮政局，这就产生了一些常常会使姑娘们退还订婚戒指和反悔前约的事——正如诗人所说，形成了‘赃物上的缝隙。’



“有一天，人们看到雷德鲁斯同艾丽斯小姐站在门口谈话。没一会儿，他抬帽行礼走开了。据雷德鲁斯家乡的人来说，镇上的人此后再没看见过他。”

“那位年轻小姐后来怎样了呢？”开代理行的年轻人问道。“那倒没听说。”比尔达回答说。“我听到的故事到此打住了，像匹折了腿的老马，任你怎么抽打，它再也不往前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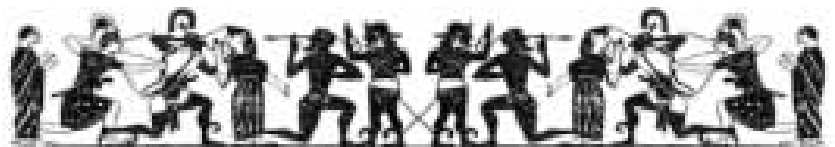
“一件很凄凉的——”法官梅尼菲正要评论，却被更高的权威给打断了。

“多么可爱的故事！”女乘客说，音调像笛子一般欢快悦耳。屋子里静默了好一会儿，听得见外面的风声和柴火的噼啪声。

男人们都围坐在地板上，只垫了几块的木板和膝盖毯。破损的地板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在小巨人风车公司干活的人站起来，走了几圈，伸伸腿，舒散舒散已经酸痛的筋骨。

突然，他发出一声得意的呼喊。他手里高举着一样东西，从屋子一个满布灰尘的角落跑回来。那是一只苹果——一只只有红色斑点的、漂亮的、茁壮的大苹果。他是在角落里一个高木架上的纸口袋里找到的。看起来不可能是那个被爱情毁了的雷德鲁斯的遗物，如果它从八月份起就一直就搁在那个霉臭的架子上，它就不会那么新鲜完好。准是最近有什么野营的人在这所遗弃的房子里吃饭，忘丢在这里的。

唐武迪——他的功劳给了他扬名露脸的机会——在落难的伙伴面前夸示着那只苹果。“瞧我找到了什么，麦克法兰太太！”他得意地嚷道。在火光前面举着的那只苹果，显得更加红润。女乘客平静地笑了一笑——她总是那么平静。



“一个多么可爱的苹果！”她清晰而轻缓地说道。

此时，梅尼菲法官觉得自己被打垮了，受到了屈辱和贬谪。这样处于下风的处境让他不胜恼怒。为什么命运之神偏偏挑中了这个喳喳呼呼、粗鲁冒失的做风车买卖的家伙，而不让他去发现这只激动人心的苹果？否则，他完全可以使这件事成为一篇妙趣横生的即席演说或者一幕喜剧的场景、仪式或背景——而这将使他永远保持令人瞩目的地位。事实上，那位女乘客正带着羡慕的微笑在注视着这个可笑的唐博迪或者武邦迪，似乎认为这家伙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呢！这个做风车买卖的家伙像他自己的货物样品一样，被满地的风尘刮得鼓鼓囊囊的，转个不停。

踌躇满志的唐武迪拿着那只宝贝苹果，陶醉在别人趋炎附势的关注中。这时，足智多谋的法学家已经有了一个恢复名誉的计策。

法官梅尼菲那肥胖而不失典雅的脸上堆起最有礼貌的笑容，他走上前去，从唐武迪手里拿过那只苹果，就像是要审查它似的。在他手里，苹果成了第一号物证。

“多漂亮的苹果。”他赞许道。“不错，我亲爱的唐武迪先生，作为粮草征收员，你使我们相形见绌。不过我有一个主意。这只苹果将作为美的心灵的标志、象征、奖品和纪念，授予最合适的人。”

除了一个人之外，大家都喝彩赞同。“嘴皮子真能说，可不是吗？”一个乘客说。同那个开代理行的年轻人相比，这位评论者是先足轻重的。

唯一不表态的就是做风车生意的人。他发觉自己被贬低到一般人的地位上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苹果一眨眼竟被

— 缘 —

